

◎好书有约

“中国好书”《补书》作者汪帆来嘉兴一起守护文明的微光

一部书，承载千年文明的温度与重量；一双手，赋予残破古籍新生与尊严。2025年度“中国好书”《补书》分享会将在5月24日举行，“好书有约”邀请书作者汪帆，这位深耕古籍修复20余载的浙江文物修复名匠，和我们一起聊聊中国传统的“补书”技艺、聊聊那些藏在故纸堆里的温情与坚守。

“70后”的汪帆，已将生命中最丰盈的20余载岁月，默默交付给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的一方天地。从浏览组的书香，到缩微组的微光，再到2007年执起修复的刀笔，她的足迹始终围绕着这些古籍。

她做过《锵锵行天下》的嘉宾，讲解古籍修复；她也曾对着央视镜头，目光沉静而坚定：“我们不是古籍的拥有者，只是在它们漫长的生命旅程中，有幸成为一段时光的守护者，小心看护着它们穿越时光的痕迹。”

汪帆撰写的《补书》浸润了她20多年修复古籍的心得。书中，透过大量沉静而细腻的工作影像，徐徐展开古籍修复的画卷：那些熟悉的修复工具、严谨的修复流程，以及书页在指尖下重获呼吸的动人瞬间，一一呈现在读者眼前。为了让读者直观感受纸张的生命力，老师们将17种最具代表性的珍贵古籍修复纸样（如潜山桑皮纸、泾县瓷青纸等）一一定位粘贴在书中。汪帆以平实恳切的笔触，分享修复古籍幕后的点滴思考，堪称一部修复师与千年古籍对话的生命史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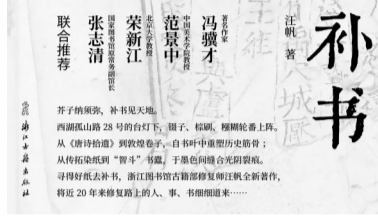
汪帆深信，古籍是有生命的。它们虽缄默无言，但高明的修复师，应能倾听其

“低语”，感知其“状态”，以最贴帖的方式，让饱经风霜的古籍在修复后重获“安宁”与“舒适”。为了给残破的古籍找到最契合的“疗愈”材料，她的足迹曾深入西藏的雪域、新疆的绿洲、安徽的村落和江西的竹林。她此前所著的《寻纸》《书路修行》，记录了她作为“寻纸人”的执着与蜕变。

著名作家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冯骥才对于《补书》写下推荐语：“寻来好纸，得心应手补书；悟到真禅，融会贯通论道。”

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范景中推荐此书，昔年读周嘉胄《装潢志》，见“不遇良工，宁存故物”，深叹古人爱物之情汇聚于斯。汪帆女史《补书》，始信古籍修复之道，端在良工、故物之遇合。手记虽即事而成，汇聚一帙，即如花中世界，现出一部纸张与书籍的文明史。

时间：5月24日 14:00
地址：嘉兴书城一楼阅读阶梯
想参加这场新书分享会的读者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加入



《补书》
汪帆 著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新闻奖社会活动奖
全国报纸副刊最佳专栏



嘉兴市图书馆
嘉兴日报
嘉兴市新华书店
联合主办

记者 许金艳

◎荐书台

《他者中的华人：中国近现代移民史》

随着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热映，尘封在侨批中的南洋华侨故事被再次发掘。

如果说电影主要讲的是一个家庭的悲欢，今天推荐的这本书则关注了近500年千万华人的命运——《他者中的华人：中国近现代移民史》，从1567年明朝开海禁，一直写到当代改革开放后的跨国移民，是研究华人海外移民史的经典之作。

作为美国汉学界的泰斗级人物，孔飞力在这本书里展现了一种极其宏阔的视野。他没有把海外华人史仅仅看作是中国人“背井离乡”的苦情戏，而是将其置于过去500年全球格局变迁的大框架下，去审视华人在世界各地的生存逻辑。

书中提出了一个极具穿透力的分析框架——“通道与小生境”。孔飞力认为，近现代的华人移民从来不是孤立的原子化个体，他们虽然身在异乡，却始终通过一条看不见的“通道”，与故乡保持着人员、资金和信息的双向流通。这条通道，就是他们在异国他乡安身立命的底气。而所谓的“小生境”，则是华人利用宗族、方言和乡土网络，在陌生的社会生态中硬生生开辟出的专属生存空间。无论是东南亚的商贸网络，还是北美唐人街的互助体系，本质上都是这种生存智慧



孔飞力 著
江苏人民出版社

慧的体现。

此外，书名中的“他者”两字更是全书的灵魂。孔飞力用冷静甚至略带残酷的社会心理剖析法，带我们看清了华人与当地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。华人“外来者”的身份带来了竞争、猜忌甚至排挤，但也催生了华人极强的适应能力和抱团意识。

“华人永久地改变了这些地方”。读这本书，最大的收获是视角的转换。它会让你明白，海外华人历史绝不仅是与中国历史的边缘注脚，而是中国走向世界、融入全球大势的先声。

主持 许颖

◎杂志癖

《九月》的《四手联弹》

本期经眼期刊：

2026年第3期的《江南》《十月》《长城》《万松浦》；2026年第5期的《书城》《作品》《人民文学》《北京文学》《广州文艺》《中国作家》《上海文学》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

5月，时光如诗，岁月静好。我的阅读，从一直钟爱的谍战题材开始。1942年的上海风雨飘摇，国际间谍和上海特务密布在外滩闹市及弄弄小巷。一个叫盛雯的女人，大着肚子从上海驿也就是上海火车站下车，走进了海飞的中篇新作《九月》（《小说选刊》《北京文学》）的故事。她是盐城新四军一位烈士的妻子，也是一位婴儿的母亲，同时也是一位为了肚里的孩子而背叛信仰的叛徒。小说里的另一个恶人关小圆来自湖州南浔，在76号当汉奸特务。他从小就恶——海飞在创作谈《九月的风照得见善恶》里强调：“有些人天生就是恶的，他恶得那么自然，仿佛恶是他如同呼吸般的存在……我想要最有新意、最让人难忘地呈现反派，他们并不是面目狰狞的一枚符号，而是像关小圆这样——看着无异于常人，却在一念之间，悄悄改写别人命运，也困住了自己的一生。”

石一枫的中篇新作《四手联弹》是本期《十月》的头题，讲述两个钢琴女孩悬铃和鸣鸣在音乐之路上的陪伴、竞争与分离。出身音乐世家的悬铃是“被选中的天才”，那若隐若现、仅属于金字塔尖的灵光于她并非祝福，反而是得失皆患的恐惧与折磨；出身外省工人家庭、具有艺术才能的鸣鸣能从地域的边缘、阶层渠道的匮乏中突围，却困于天赋的限度而无法企及顶尖。可与之参看的应该是刘鹏艳的中篇新作《素问》（《江南》），作品围绕当下教育痛点，叙写问题儿童刘翰宇成长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惑、道道坎。年幼失母的他幸遇小学班主任顾文芳，年轻有爱的她搞教育更像是搞自然科学，思考在“量子纠缠”的层面做教育，思考到底是不是什么让孩子变成后来的样子。小说刻画了一对诙谐有趣的母子，这位“妈妈派来的”妈妈和日渐懂事的儿子，在面对未知不断发问和探索中，在含笑带泪的自我救赎中，迸发出洪荒之力，同时也让读者掩卷深思。同时，不妨参看同期《江南》刊发的《2026·高考作文怎么写》。

韩松落的中篇新作《周重岳的蓝色冈陵》（《上海文学》）以周重岳与马星尧跨越20余年的友谊为主线，以齐云山为核心意象，书写了一个关于承诺、见证与疲惫的故事。齐云山第一次出场时“隐藏在早晨的云雾和尘霾背后”，像“漫画里的神怪”，而整部小说也是对这座山，对一切盛大承诺的不断祛魅与重新认识。马星尧是来自山下的同学，他的存在使那座只可远观的蓝色山峰变得可以接近，但也正是在接近之后，周重岳才发现“在山里，是看不见山的”。小说最震撼的段落，是马星尧讲述村中五位老人的仪式。他们将弥留者围住，独自待上半个小时，然后走出来宣告“走了”。这近乎神秘的乡土契约，在年轻的周重岳心中埋下一颗种子。韩松落并不满足于书写友谊的圆满，他更在意的不是背叛、不是死亡，而是“疲惫感，既是生理性的疲惫，也是意义的耗散”。

毕飞宇的短篇新作《阳台》（《人民



文学》)写的是一个海归青年回到家中之后的日常处境。小说没有设置惊心动魄的事件，只写一家三口吃饭、失眠、做菜、抽烟这些司空见惯的琐事，以及一个年轻人夜里坐在阳台上观看壁虎捕食蚊子。可是，正是在这些轻微得近乎无事发生的细节里，毕飞宇写出了当下家庭生活中一种难以说清的疼痛——儿子回来了，却没有真正回到父母所期待的生活轨道上，父母仍然爱他，却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安放这种爱。毕飞宇让读者看到，当一个人暂时失去事业、位置和语言时，他仍然还有身体，还有痛感，还有同世界重新建立联系的微弱可能。也正是在这微弱处，《阳台》有了厚重的底色。

李知展的短篇新作《睡在房顶看星》（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）的主人公赵士杰是从贫乏环境中一路打拼出来的，一辈子紧绷如弓，总是如临大敌。其妻朱帘红则在经济优越情绪稳定的幸福家庭里长大，不会像他那样，对自己狠，对同事下属也狠。赵士杰一生努力向上攀爬，最终却壮志未成、郁郁而终。直到葬礼之上，朱帘红才平静地道出那个藏了多年的秘密……

周华诚的长篇非虚构《棉花与云朵》（《江南》），它从一粒种子出发，讲述新疆棉花背后几代人的故事。作者历时两年，多次深入新疆大地，从棉花育种、种植、采摘到纺织加工全产业链走访，走进棉田、实验室、车间及当地人的生活，叙写了数十位与棉花相关的人。这是一部棉花的传记，也是一部人的传记——育种家、棉农、采棉机工程师、维修工、纺织工人，凝结着数代人的情感与命运，承载着半个多世纪的棉田风云，历史与当下、荒凉与繁华、艰苦创业与宜居乐土，在这里化为时间的重量，堪称一部生命史诗。作者用真诚而温暖的散文笔调，以独特而珍贵的叙事姿态，为我们呈现了新疆棉花产业发展背后那些闪闪发光、鲜为人知的动容篇章。

郭梅

◎书讯

在王旭烽的新作中认识这片叶子

5月21日是国际茶日。这是首个以农业领域为主题的国际性节日。在这个时节，中国大部分茶区的春茶刚刚采摘完成，新茶香气正盛，是一年中茶叶最鲜活的时候。

也是在国际茶日前，茅盾文学奖得主王旭烽的全新随笔集《茶事笔记》首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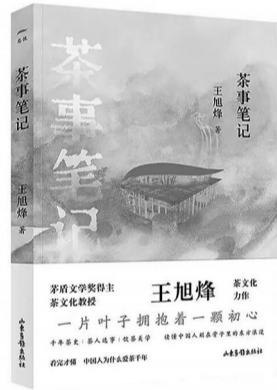
王旭烽是深耕茶文化领域数十年的大家，2000年，她创作的“茶人三部曲”中的《南方有嘉木》与《不夜之侯》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。这本新书，被誉为是她“茶学思考的集大成之作”。

王旭烽一直坚持认为：“茶和丝绸、陶瓷是在一个水平面上的，它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符号象征。”

中国人喝茶，已经有几千年，一杯茶里藏着中国人怎样的精神原乡？

这个问题，就能在王旭烽《茶事笔记》中找到回响。《茶事笔记》以“茶事”为脉络，从历史、节气、品饮、器物四个维度，系统书写中国在数千年的饮茶历史中所积淀的极其深厚、独树一帜的茶文化体认关系。翻开这本书，宛如面对一盏新沏的好茶，尚未入口，香气已悄然弥漫开来。

王旭烽说，这本书灵感源自屠格涅夫的经典《猎人笔记》，她试图以一种更为轻盈、灵动的“见闻录”式笔触，去拆解茶与生活、历史乃至心灵的深度羁绊。在书中，她以陆羽《茶经》为蓝本，梳



《茶事笔记》
王旭烽 著
山东画报出版社

理从上古神农、周代周公到汉代王褒、南朝陶景等25位关键茶人。通过时代背景下的茶人故事，我们了解到茶发现于神农氏、周代入礼、汉代入典、魏晋成风的起源与流变过程。特别在宋元时候，全民喝茶，茶马互市，饮茶之风远播海外。

但《茶事笔记》并不是一本干巴巴的茶文化考据。在字里行间，王旭烽将自己的学术智慧融化在其中。如果你翻读这本书，会发现一条极具东方美学的时间轴——二十四节气。从立春的萌发到

大寒的沉淀，作家为我们诠释“顺时饮茶”的东方智慧，茶不再是单纯的物质饮品，而是与天地万物的呼吸同频共振。她希望书中的茶人茶事能成为“路标”，指引读者越过文字的表象，直达那座不可描述的茶文化圣殿深处。

书中最牵动人心的，莫过于那些被时代洪流裹挟却依然挺拔的人物。比如《农业考古》创始人、中国茶文化界的泰斗陈文华先生。在一个小满之夜，王旭烽倾听了这位老学者坎坷波折的一生。职业的坚守、情感的拉扯，个人命运在历史浪潮中的浮沉，最终都化作了一声悠长的茶叹：“在二十四节气中，原本是没有大满的呀。”这不仅是写茶，更是在写中国人的生存哲学与生命况味。

这本书从最初的策划到最终的成书，堪称一场“自我超越”的旅程。起初，出版社将其定位为了一本轻松易读的茶文化小品，但随着创作的深入，王旭烽不断打破边界，硬生生将一本随笔提炼成了一部集史料、诗艺与哲思于一体的茶文化通史。最终，我们能从一杯茶中，看见中国人的处世哲学、审美情趣和精神寄托。

正如浙江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叶彤所言，这本书是一扇读懂中国文化的窗；而在作家袁敏眼中，王旭烽在文学与茶文化领域的双管齐下，已然铸就了属于她的“双璧”。

许颖

◎私人书架

《开头》：作为小说家的海子

我只知道他是诗人，这才发现，原来他还写小说。

或许，有人会不同意它们是小说。确实，它们跟我们熟悉的小说不太一样，它们跳跃、随性，摒弃情节驱动，以意象、隐喻、抒情为核心，它们的价值不在叙事技巧，而在于语言的纯粹性、情感的烈度、对生命本质的追问，是海子诗性品格的又一次展示。

海子说：“我的所有的主人公都只开了个头，就在那里等待，陷入了无穷无尽的等待和沉默的期待。”我又一次重新开头。我总是在开头。我总是在开头。“如果谁以后编辑我全部的小说稿子，一定要给我的小说全集起名为‘开头’。”

这部集子收录了海子生前未刊登的十余篇遗稿，均为首次面世，遵循海子本人的遗愿，它被命名为《开头》。这些作品大多未完成、片段化、开放式，故事悬而未决，人物倏忽隐现，是一种创作的“原初状态”。

《少年时代》，采用自传体第一人称。“我”的初中三年像“生活在一个潮湿的胎衣里”，寝室“像一个发霉的潮湿的大棺材”，雪天上学的寒冷、饥饿时水煮白菜的香味、打架时的莽撞、刈草劳作的疲惫……这些身体记忆与精神初醒熔于一炉，构成了对世界的本真感知，也为他后来诗歌中“大地”“麦子”“疼痛”等意象埋下了伏笔。

《大草原》，承载着海子对生命、爱情、精神原乡的叩问。小说围绕“我”在草原的漫游与幻象；远远地奔向这个镇子的是



《开头》
海子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，黑夜里坐着一个衣裳洁净的盲人；那个雪山的女儿，就像闪电那样明亮、那样美丽，这种美丽带着一种突然的命定的色彩；盲石匠的爷爷的爷爷就已经开始修建这座石门，远远看去，这肩着高原上全部蓝天的石门像盲人的只眼……

“蒙昧时代三部曲”（《庄园》《寨子》《渔村》），以封闭的乡土空间为载体，用诗化语言与寓言化叙事，勾勒出蒙昧状态下生命的原始张力与精神突围。废弃的庄园积灰结网，终年没有阳光，一只鸟造此筑巢，诞下新的生命。三兄弟宰了一头牛，寨子里的人都被请到家里吃牛肉，牛皮鼓声咚咚作响，仿佛召唤着什么。姐妹

俩正在海边织一张大渔网，用来对付那条特别大的鱼，以一只鸟儿的视角，它看着她们披着海草斗篷坐在那里，海面上月亮很好。

它们不是传统意义的成熟小说，而是诗人的精神絮语和艺术实验。叙事技巧让位于情感与哲思，由关键细节和瞬间感受构成主体，以其“未完成”实现对“未竟”的肯定。书中收录的四幅手稿影印，让读者对海子的记忆有了具象的落脚点，我们仿佛能看见青年查海生伏案疾书的样子，看见他将心底的情愫与对世界的感知，一笔一笔楔入字里行间，那些潦草的字迹、涂改的痕迹，都是诗人生命温度的直接印记。

如果说海子的诗歌是烈火，热烈而决绝，那么他的小说就像是春风，温柔而有力量，内涵着生长的疼痛。在不到七年的创作生涯里，海子将生命中最灿烂的时光都献给了文字，诗歌是他面向世界的呐喊，而小说则是他与自己的对话。这些手稿中的文字，没有经过世俗的打磨，没有受到外界的干扰，更能展现海子纯真的模样。他不仅是向着太阳的诗人，写下“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”的孤独，也能描摹出少年心事、草原情愫的萌动。就像他在诗歌中融入了质朴的抒情与大胆的实验，《开头》也在小说的形式中，延续了他对文字的创造性探索，让诗性与叙事碰撞出特殊的火花。

“我是遥远的春天的痛苦之子。”在这个春天，阅读《开头》，一百个海子在春天复活，在春天生长。

林硕